

学生课外阅读文库

隋唐演义

(上)

褚人获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学生课外阅读文库

隋唐演义

江苏^(上)工业学院图书馆
褚人获 著
藏书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(1)
- 第 二 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(10)
-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(18)
-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(27)
-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(35)
-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
..... (42)
-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(52)
-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(60)
- 第 九 回 入酒肆葛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(68)
-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疴 二贤庄知己谈心 (75)
-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(84)
-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(92)
- 第 十 三 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(102)
- 第 十 四 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(111)
- 第 十 五 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(119)
- 第 十 六 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(127)
- 第 十 七 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(137)
- 第 十 八 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(144)
- 第 十 九 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(152)
- 第 二 十 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
..... (159)
-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(167)
-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(177)

-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
..... (186)
-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
..... (195)
-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..... (204)
-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..... (212)
-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..... (221)
-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..... (230)
-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..... (239)
-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..... (248)
-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..... (258)
-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..... (268)
-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..... (276)
-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..... (284)
-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..... (292)
-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..... (302)
-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..... (310)
-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..... (320)
-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..... (329)
-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
..... (337)
-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..... (345)
-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簪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..... (354)
-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..... (364)
-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..... (374)
-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..... (383)
-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..... (392)
-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..... (403)
-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..... (413)

-
-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
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…………… (422)
-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…………… (430)

第一回

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

诗曰：

繁华消歇似轻云，不朽还须建大勋。

壮略欲扶天日坠，雄心岂入骛骀群。

时危俊杰姑埋迹，运启英雄早致君。

怪是史书收不尽，故将彩笔谱奇文。

从来极富、极贵、极畅适田地，说来也使人心快，听来也使人耳快，看来也使人眼快。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，都藏在里边，不做千古骂名，定是一番笑话。馆娃宫、铜雀台，惹了多少词人墨客，嗟呀嘲诮。止有草泽英雄，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，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，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，或是收拾，或是更新，这名姓可常存天地。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，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。譬如日月，他本体自是光明，撞在轻烟薄雾中，毕竟光芒射出，苦是人不识得。就到后来称颂他的，形之纸笔，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，说不到他微时光景。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，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。说来反觉新奇。我未提这人，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。这番勾引那人出来，成一本史书，写不到人间并不曾知得的一种奇谈。可是：

器当盘错方知利，刃解宽髀始觉神。

由来人定天能胜，为借奇才一起屯。

从古相沿，剥中有复：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。晋自五马渡江，天下分而为二，这叫做南北朝。南朝刘裕篡

晋称宋，萧道成篡宋称齐，萧衍篡齐称梁，陈霸先篡梁称陈。虽然各有国号，绍袭正统，名为天子；其实天下微弱，偏安江左。北朝在晋时，中原一带地方，到被汉主刘渊、赵主石勒、秦主苻坚、燕主慕容廆、魏主拓拔珪诸胡人据了，叫做五胡乱华，是为北朝。魏之后乱离，又分东西。东西二魏：一边为高欢之子高洋篡夺，改国号曰齐；一边被宇文泰篡夺，改国号曰周。周又灭齐，江北方成一统。

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，小字那罗延，弘农郡华阴人也，汉太尉震八代孙。乃父杨忠，从宇文泰起兵，赐姓普六茹氏，以战功封隋公。生坚时，母亲吕氏梦苍龙据腹而生，生得目如曙星，手有奇文，俨成王字。杨忠夫妻知为异相。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亲道：“此儿贵不可言，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，贫尼愿为抚视。”其母便托老尼抚育。奈这老尼止是单身住庵，出外必托邻人看视。这日老尼他出，一个邻媪进庵，正将杨坚抱弄，忽见他头出双角，满身隐起鳞甲，宛如龙形。邻媪吃了一惊，叫声“怪物”，向地下一丢。恰好老尼归来，连忙抱起，惋惜道：“惊了我儿，迟他几年皇帝。”总是天将混一天下，毕竟产一真人。

自此数年，杨坚长成，老尼将来送还杨家。未几老尼物故，后来杨忠亦病亡，杨坚遂袭了他职，为隋公。其时，周武帝见他相貌瑰奇，好生猜忌，屡次着人相他。相者知他后有大福，都为他周旋。他也知道周武帝相疑，将一女夤缘做了太子妃以固宠。直至周武帝晏驾，太子即位，是为宣帝。宣帝每有巡幸，以后父故，恒委坚以居守。宣帝庸懦，杨坚羽翼已成，竟篡夺了周国，国仍号隋，改年号为开皇元年。正是：

莽因后父移刘祚，操纳娇儿覆汉家。

自古奸雄同一辙，莫将邦国易如花。

隋主初即位，立独孤氏为皇后，世子勇为太子，次子广封为晋王。打起一番精神，早朝晏罢，又因独孤皇后悍妒非常，成全他不近女色。更是在朝将相，文有李德林、高颍、苏威，武有杨

素、李渊、贺若弼、韩擒虎。君明臣良，渐有拓土开疆、混一江表意思。

若使江南人主，也能励精图治，任用贤才，未知鹿死谁手。无奈创业之君多勤，守成之君多逸。创业之君亲正直，远奸谀；守成之君恶老成，喜年少。更是中材之君，还受人挟持；小有才之君，便不由人驾驭。这陈主叔宝，也是一个聪明颖异之人，奈是生在南朝，沿袭文弱艳丽的气习，故此好作诗赋。又撞着两个东宫官，一个是孔范，一个是江总，又乃薄有才华，没些骨鲠的人。自古道：“诗为酒友，酒是色媒。”清闲无事，诗赋之余，不过酒杯中快活，被窝里欢娱，台池的点缀，打点一段风流性格，及时取乐。始得即位，不说换出他一付肝肠，倒越畅快了他许多志气，升江总为仆射，用孔范作都官尚书。君臣都不理政务，只是陪宴和诗，过了日子。陈主又在龚贵嫔位下，寻出一个美人，姓张，名丽华，发长七尺，光可鉴物；更是性格敏慧，举止娴雅，浅笑微颦，丰华入目；承颜顺意，婉变快心。还有一种妙处：肯荐引后宫嫔御。一时龚、孔二贵嫔，王、李二美人，张、薛二淑媛，袁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，并得贯鱼承宠。陈主那有闲暇理论朝廷机事？就有时披览百官章奏，毕竟自倚着隐囊，把张丽华放在膝上，两人商议断决。妇人有甚远见，这里不免内侍乘机关节，纳贿擅权。又且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，固宠专政；当时只晓有江、孔，不知有陈主了。

檀口歌声香，金樽酒痕绿。

一派绮罗筵，障却光明烛。

况是有了一干娇艳，须得珠珰玉佩，方称着螭首蛾眉；翠缃锦衾，方称着柳腰桃脸。山珍海错、金杯玉斝，方称他妙舞清讴；瑶室琼台、绣屏象榻，方称他花营柳阵。不免取用民间。这番便惹出一班残刻小人：施文庆、沈客卿、阳惠朗、徐哲、暨慧景，替他采山探海，剥众害民。在光昭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座大阁，都高数十丈，开广数十间。栏槛窗牖，都是沉香做

就；还镶嵌上金玉珠翠，外布珠帘。里边列的是宝床玉几，锦帐翠帷。且是一时风流士女，绝会妆点。在太湖、灵璧、两广，购取奇石，叠作蓬莱，山边引水为池，文石为岸，白石为桥；杂植奇花异卉。正是：

直须阆苑还堪比，便是阿房也不如。

陈主自住临春阁，张丽华住结绮阁，龚、孔二贵嫔住望仙阁，三阁都是复道回廊，委婉相通，无日不游宴。外边孔范、江总，还有文士常侍王瑳等，里边女学士袁大舍等，都得陪从。酒酣，命诸妃嫔及女学士，江、孔诸人，赋诗赠答，陈主与张丽华品题，各有赏赐，把极艳丽的谱在乐中。每宴，选宫女数千人，分番歌咏，焚膏继晷，辄为长夜之饮。说不尽繁华的景象，风流的态度。正是：

费辄千万钱，供得一时乐。

杯浮赤子膏，筵列苍生膜。

官庭日欢娱，闾里日萧索。

犹嫌白日短，醉舞银蟾落。

消息传入隋朝，隋主便起伐陈之意。高颀、杨素、贺若弼，都上平陈之策。正在议论之间，忽然晋王广请领兵伐陈，道：“叔宝无道，涂炭生民，天兵南征，势同压卵。若或迁延，叔宝殒灭，嗣以令主，恐难为功。臣请及时率兵讨罪，执取暴君，混一天下。”看官们，你道征伐是一刀一枪事业，胜负未分，晋王乃隋亲王，高爵重禄，有甚不安逸，却要做此事？只为晋王乃隋主次子，与太子勇俱是独孤皇后所生，皇后生晋王时，朦胧之中，只见红光满室，腹中一声响亮，就像雷鸣一般，一条金龙突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来。初时觉小，渐飞渐大，直飞到半空中，足有十余里远近，张牙舞爪，盘旋不已。正觉好看，忽然一阵狂风骤起，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坠下地来，把个尾掉了几掉，便缩做一团。仔细再一看时，却不是条金龙，倒像一个牛一般大的老鼠模样。独孤后着了一惊，猛然醒来，随即生下晋王。隋主

闻知皇后梦见金龙摩天，故晋王小名叫做阿摩。独孤后大喜道：“小名佳矣！何不并赐一个大名？”隋主道：“为君须要英明，就叫做杨英罢。”又想道：“创业虽须英明，守成还须宽广，不如叫做杨广。”正是：

玄鸟赤龙曾降兆，绕星贯月不虚生。

虽然德去三皇远，也有红光满禁城。

只因独孤后爱子之心甚切，时常在晋王面前说那生时的异兆。晋王却不甘为人下，因自忖道：“我与太子一样弟兄，他却是个皇帝，我却是个臣子。日后他登了九五，我却要山呼万岁去朝他。这也还是小事。倘有毫厘失误，他就可以害得我性命。我只管战战兢兢去奉承他，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遂？除非设一计策，谋夺了东宫，方遂我一生快乐。只是没有些功劳于社稷，怎得到这个地位？”左思右想，想得独孤最妒，朝臣中有蓄妾生子的，都劝隋主废斥。太子因宠爱姬妾云昭训，失了皇后的欢心。晋王乘机阳为孝谨，阴布腹心，说他过失，称己贤孝。到此又要谋统伐陈兵马，贪图可以立功；且又总握兵权，还得结交外臣，以为羽翼。

却喜隋主素是个猜疑的人，正不肯把大兵尽托臣下，就命晋王为行军兵马大元帅，杨素为行军兵马副元帅，高颍为晋王元帅府长史，李渊为元帅府司马。这高颍是渤海人，字昭玄，生来足智多谋，长于兵事。李渊，成纪人，字叔德，胸有三乳，曾在龙门破贼，发七十二箭，杀七十二人。更有两个总管韩擒虎、贺若弼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为先锋，自六合县出兵；杨素由永安出兵，自上流而下。一行总管九十员，胜兵六十万，俱听晋王节制。各路进发，东连沧海，西接川蜀，旌旗舟楫，连接千里。

陈国屯守将士雪片告急，施文庆与沈客卿遏住不奏。及至仆射袁宪陈奏，要于京口、采石两处添兵把守，江总又行阻挠。这陈主也不能决断，道：“王气在此，齐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涣败，彼何为者耶！”孔范连忙献谄说：“长江天堑，天限南北，

人马怎能飞渡？总是边将要作功劳，妄言事急。臣每患官卑，隋兵若来，臣定作太尉公矣？”施文庆道：“天寒人马冻死，如何能来？”孔范又道：“可惜冻死了我家马。”陈主大笑，叫袁宪众臣无可用力。这便是陈国御敌的议论了。饮酒奏乐，依然如故。

北来烽火照长江，血战将军气未降。

赢得深宫明日月，银筝檀板度新腔。

到了祯明二年正月元旦，群臣毕聚。陈主夜间纵饮，一睡不醒，直到日暮方觉。不期这日贺若弼领兵，已自广陵悄悄渡江；韩擒虎又带精兵五百，自横江直犯采石。守将徐子建一面奏报，一面要率兵迎敌。元旦各兵都醉，没一个拈得枪棒的，子建只得弃了兵士，单舸赶至石头。又值陈主已醉，自早候至晚，才得引见。回道：“明日会议出兵。”

次日鬼混了一日。到初四日，分遣萧摩诃、鲁广达等出兵拒战。内中萧摩诃要乘贺若弼初至钟山，击其未备；任忠要精兵一万，金翅三百艘，截其后路。都是奇策。陈主都不肯听。到了初八日，督各将鏖战。其时，止得一个鲁广达竭力死斗，也杀贺若弼部下三百余人。孔范兵一交就走。萧摩诃被擒。任忠逃回，陈主也不责他，与他两柜金银，叫他募人出战。谁知他到石子冈，撞着擒虎，便率兵投降，反引他进城。这时城中士庶乱窜，莫不逃生。陈主还呆呆坐在殿上，等诸将报捷。及至听得北兵进城，跳下御座便走。袁宪一把扯住，道：“陛下尊重，衣冠御殿，料他不敢加害。”陈主道：“兵马杀来，不是耍处！”挣脱飞走，赶入后宫，寻了张贵妃、孔贵嫔，道：“北兵已来，我们须向一处躲，不可相失！”左手绐了贵妃，右手绐了贵嫔，走将出来。行到景阳井边，只听得军声鼎沸，道：“罢，罢，去不得了，同一处死罢！”将自投于井。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，陈主与争久之，乃一齐跳入井中。喜是冬尽春初，井中水涸，不大沾湿，后主道：“纵使躲得过，也怎生出得去？”

凯歌换却《后庭花》，箫鼓番成羯鼓挝。

王气六朝今日歇，却怜竟作井中蛙！

三人躲了许久，只听得人声喧闹，却是隋兵搜求珠宝宫女。只见正宫沈后端处宫中，太子深闭阁而坐，单不见了陈主。众军四下搜寻。有官人道：“曾见跑到井边的，莫不投水死了？”众军闻得，都来井中探望。井中深黑，微见有人，忙下挠钩去搭。陈主躲过，钩搭不着。众军无计，遂将石块投井中，试看深浅，好下井找寻。陈主见飞下石子，大喊起来，道：“不要打我！快把绳子抛下，扯了我起来！”众兵急取长绳，抛勾数十丈。又等了半日，听得陈主道：“你等用力扯，我有金宝赏你，切不可扯不牢跌坏我！”初时两人扯，扯不动；又加两人，也扯不动。这些人道：“毕竟他是个皇帝，所以骨头重。”一个道：“毕竟是个蠢物！”及至发声喊，扯得起来，却是三个人，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束而上，故这等沉重。众人一齐笑将起来。宋王元甫有诗曰：

隋兵动地来，君王尚晏安。

须知天下窄，不及井中宽。

楼外烽交白，溪边血染丹。

无情是残月，依旧凭栏干。

众人簇拥了陈主，去见韩擒虎。陈主到也官样相见，一揖。晚来，贺若弼自北掖门入城，呼后主相见。后主见他威风凛凛，不觉汗流股战。贺若弼看了，笑道：“不必恐惧，不失作一归命侯！”着他领了宫眷，暂住德教殿，外边分兵围守。这时晋王率兵在后，先着高颍、李渊抚安百姓，禁止焚掠。驰入建康，两人正在省中出来，晓谕黎庶，禁约士卒，拘拿陈国乱政众臣。

晋王向来矫情镇物，不近酒色。此时他远离京师，且又闻得张丽华妖艳，着高颍之子记室高德弘，驰到建康，来取张丽华。高颍道：“晋王身为元帅，伐暴救民，岂可先以女色为事？”不肯发遣。高德弘道：“大人，晋王兵权在手，取一女子，抗不肯与，恐至触怒。”李渊便道：“高大人，张、孔狐媚迷君，窃权乱政，以国覆灭，本于二人。岂容留此祸本，再秽隋氏？不如杀却，以

绝晋王邪念。”高颀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，恐留倾国更迷君也。今日岂可容留丽华，以惑晋王哉！”便分付并孔贵嫔取来斩于清溪。高德弘苦苦争阻，不听。

秋水丰神冰玉肤，等闲一笑国成芜。

却怜血染清溪草，不及夷光泛五湖。

张、孔二美人既斩，弄得个高德弘索兴而回。回至行营参谒，那晋王笑容可掬道：“丽华到了么？”高德弘恐怕晋王见怪，把这事都推在李渊身上，道：“下官承命去取，父亲不敢怠慢，着备香车细辇，还选美貌嫔御十人，陪送军前。”晋王笑道：“非着记室往取，高长史也未必如此知趣。”高德弘道：“只是可奈李渊，他言祸水不可容留，连孔贵嫔都斩了！”晋王听了，失惊道：“你父亲怎不作主？”德弘道：“臣与父亲再三阻挡，必不肯听，还责下官父子做美人局，愚弄大王。”晋王大怒道：“可恶这厮！他是酒色之徒，一定看上这两个美人，怪我去取，他故此拈酸杀害。”却又叹息道：“这也是我一时性急，再停两日，到了建康，只说取陈叔宝一千家属起解，那时留下，谁人阻挡？就李渊来劝谏，只是不从，也没奈我何。这便是我失算，害了两个丽人。”临后恨恨的道：“我虽不杀丽华，丽华由我而死。毕竟杀此贼子，与二姬报仇！”当下一场懊恼散了，早已种下祸根。

头悬白下惩亡陈，谁解匡君是忤君？

羞是鸱夷东海畔，智全越国又全身。

晋王因此一恼，倒勉强做个好人。一到建康，拿过施文庆，道他受委不忠，曲为谄佞，沈客卿重敛逢君，阳慧朗、徐哲、暨慧景侮法害民，时为五佞，都将来斩在石关下。又把孔范、王瑳等投于边裔。以息三吴民怨。使元帅府记室裴矩，收图籍，封府库，一无所取，以博贤声。又道贺若弼先期决战，有违军令，李渊怠惰不修职事，上疏纠劾，请拘拿问。隋主知平陈，若弼首功，渊居官忠直，俱免罪。还先召回若弼，赐绢万段。

其时各处未定州郡，分遣各总管督兵征服，川蜀、荆楚、吴

赵、云贵，皆归版图，天下复统于一。惟岭南未有所附，数郡共奉高凉郡石龙夫人冼氏为主。夫人，陈阳春太守冯宝之妻，冯仆之母也。闻隋破陈，夫人亲自起兵，保全四境，筑城拒守，众号圣母，谓其城曰“夫人城”。隋遣柱国韦洸安抚岭外。夫人拒之，洸不得进。晋王遣陈主遗夫人书，谕以国亡，使之归隋。夫人得书，集首领数千人，尽日恸哭，北面拜谢后，始遣其孙盎，率众迎洸入广州。夫人亲披甲胄，乘介马，张锦伞，引毅骑卫从，载诏书称使者，宣谕朝廷德意，历十余州，所至皆降。凡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县四百。封盎为仪同三司，册夫人为宋康郡太夫人，赐临振县为汤沐邑；一年一贡献，三年一朝覲。时人作诗，以美其事，有“锦车朝促候，刁斗夜传呼”及“云摇锦车节，月照角端弓”之句。智勇福寿，四者俱全。年八十余而终，称古今女将第一。

不说那谯国夫人之事，却说是年三月，晋王留王韶镇守建康，自督大军，与陈主与他宗室嫔御、文武百司，发建康。四月至长安，献俘太庙。拜晋王为太尉，赐辂车衮冕之服、玄圭白璧。杨素封越公，贺若弼、韩擒虎并进上柱国。若弼封宋公。擒虎因放纵士卒，淫污陈宫，不与爵邑。高颎加上柱国，进爵齐公。李渊升卫尉少卿，因是晋王恼他，不与叙功，反劾他，故此他封赏极薄。李渊也不介意。喜是晋王复奉旨出镇扬州，不得频加谗譖，但是晋王威权日盛，名望日增，奇谋秘计之士多入幕府，他图谋非望之心越急了。

四皓招来羽翼成，雄心岂肯老公卿。

直教豆向釜中泣，宁论豆箕一体生。

况且内有独孤后为之护持，外有宇文述等为之计画，那有图谋不遂的理？但未知隋主意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

诗曰：

人谓骨肉亲，我谓谗间神。
嫌疑乍开衅，宵小争猜猜。
戈矛生笑底，欢爱成怨嗔。
能令忠孝者，衔愤不得伸。
巧言固如簧，萋菲成贝锦。
此中偶蒙蔽，靦面犹重围。
心似光明烛，人言自不侵。
家国同一理，君子其敬听。

尝言木有蠹，虫生之。心中一有爱憎，受者便十分倾轧。隋自独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头，被晋王窥见，故意相形。知他怪的是宠妾，他便故意只与萧妃相爱，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肠，暂时打叠；知他喜的是俭朴，他便故意饰为节俭模样，把平日一段奢华的意气，暂时收拾。不觉把独孤皇后爱太子的心，都移在他身上。这些宦官宫妾见皇后有些偏向，自然偷寒送暖，添嘴搦舌，寻规蹈矩的事体，不与他传闻；有一不好，便为他张扬起来。晋王宫中有些歹处，都与他掩饰；略有好处，一分增作十分，与他传播。况且又当不得晋王与萧妃，把皇后宫中的亲信异常款待，就是平常间，皇后宫人内竖往来，尽皆赏赐。谁不与他在皇后前称赞？

此时晋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。他又在平陈时，结识下一个

安州总管宇文述，因他足智多谋，人叫他做小陈平。晋王在扬州便荐他做寿州刺史，得以时相往来。一日，与他商议夺嫡之事。宇文述道：“大王既得皇后欢心，不患没有内主了。但下官看来，还有三件事：一件皇后虽云恶太子，爱大王，却也恶之不深，爱也不甚。此行入朝，大王须做一苦肉计，动皇后之怜，激皇后之怒，以坚其心。这在大王还有一件，外边得一位亲信大臣，言语足以取信圣上，平日进些谗言，当机力为撙掇。这便是中外夹攻，万无一失了。但只是废斥易位，须有大罪，这须买得他一个亲信，把他首发。无事认作有，小事认作大，做了一个狠证见，他自然展辩不得。这番举动，不怕不废，以次来，大王不怕不立，况有皇后作主。这两件下官做得来。只是要费金珠宝玩数万金，下官不惜破家，还恐不敷。”晋王道：“这我自备。只要足下为我，计在必成，他时富贵同享。”其年恰值朝觐，两个一路而来，分头作事。

巧计欲移云蔽日，深谋拟令腊回春。

一边晋王自朝见隋主及皇后；朝中宰执，下至僚属，皆有赠遗；宫中宦官姬侍，皆有赏赐。在朝各官，只有李渊道：“虽为旧属，但人臣不敢私交。”不肯收晋王礼物。这边宇文述参谒大臣，拜望知己之后，来见大理寺少卿杨约。这杨约是越公杨素之弟。素位为尚书左仆射，威倾人主。只是地尊位绝，且自平陈已后，陈宫佳丽半入后房，颇耽声色，不大接见人。故人有干求，都向杨约关节，他门庭如市。宇文述外官，等了许久，方得相见。送了百余金厚礼，一茶而退。

但是宇文述与杨约，是平日忘形旧交，因此却来答拜。宇文述早在寓等候，延进客坐，只见四壁排列的，都是周彝商鼎，奇巧玩物，辉煌夺目。杨约不住睛观看。宇文述道：“这都是晋王见惠。兄善赏鉴，幸一指示。”杨约道：“小弟家下金宝颇多，此类甚少，尝从家兄宅中见来，觉兄所有更胜。”见侧首排有白玉棋枰、碧玉棋子，杨约道：“久不与兄交手矣！兄在此与何人手

谈？”宇文述道：“是随行小妾。”杨约道：“是扬州娶来的了。扬州女子多长技艺。”宇文述道：“棋枰在此，与兄一局何如？”便以几上商鼎为彩。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，把珍玩输去强半。及酒至，席上陈设，又都是三代古器，间着金杯玉斝。杨约道：“这些金酒器，一定也是扬州来的。我北边无此精工。”宇文述道：“兄若赏他，便以相送。”便教“另具一桌盒与杨爷畅饮，这些玩器酒器，都送到杨爷宅中”。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。

杨约还再三谦让道：“这断不敢收。这是见财起意了，岂可无功食禄！”宇文述道：“杨兄，小弟向为总管，武官所得不够馈送上司，及转寿州，止吃得一口水，如何有得送兄？这是晋王有求于兄，托弟转送。”杨约道：“但是兄之赐，已不敢当，若是晋王的如何可受？”宇文述道：“这些须小物，何足希罕！小弟还送一场永远大富贵与贤昆玉。”杨约道：“譬如小弟，果不可言富贵，若说家兄，他富贵已极，何劳人送？”宇文述笑道：“兄家富贵，可云盛，不可云永。兄知东宫以所欲不行，切齿于令兄乎？他一旦得志，至亲自云定兴等，宫僚自有唐令则等，能专有令兄乎？况权召嫉，势召讐，今之屈首居昆季下者，安知他日不危昆季，思踞其上也？今幸太子失德，晋王素溺爱于中宫，主上又有易储之心，兄昆季能赞成之，则援立之功，晋王当铭于骨髓。这才算永远悠久的富贵。是去累卵之危，成泰山之安，兄以为何如？”杨约点头道：“兄言良是。只是废立大事，未易轻诺，容与家兄图之。”两人痛饮，至夜而散。

二五方成偶，中宫有驺姬。

势看俱集苑，鹤禁顿生危。

次日，宇文述又打听东宫有个幸臣姬威，与宇文述友人段达相厚。宇文述便持金宝，托段达贿赂姬威，伺太子动静。又授段达密计道：“临期如此如此。”且许他日后富贵。段达应允，为他留心。

及至晋王将要回任扬州，又依了宇文述计较，去辞皇后，伏